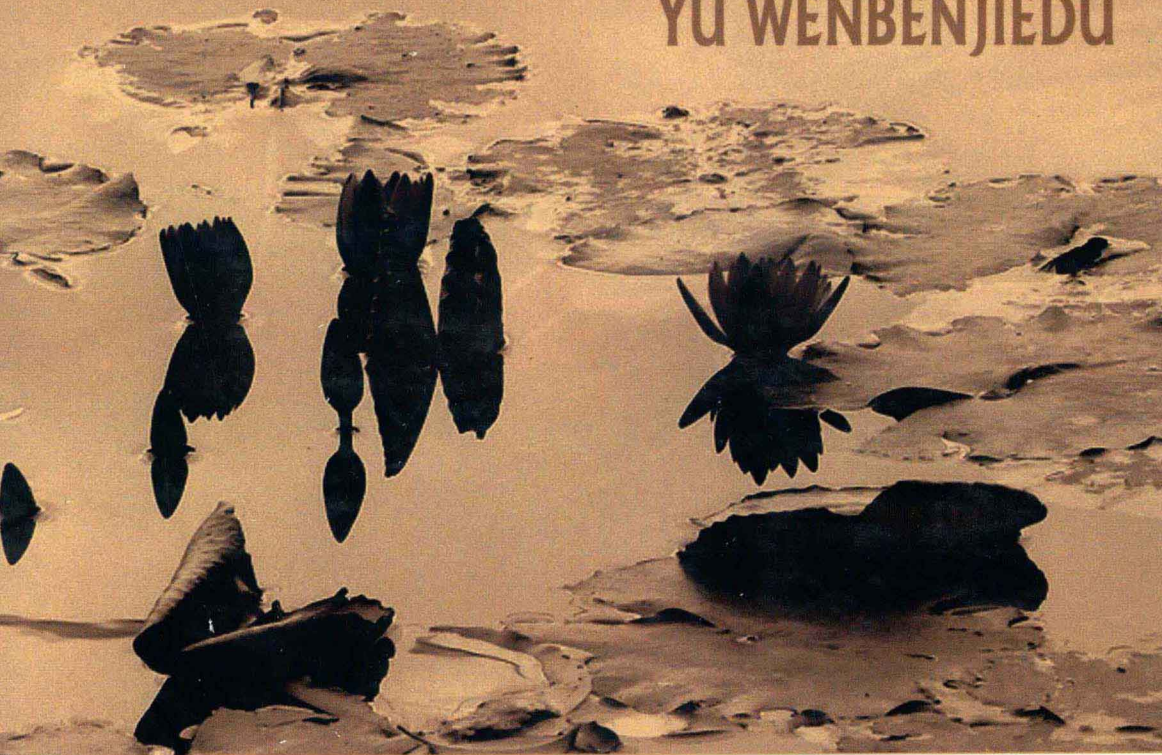


SHENMEISHIJIAO
YU WENBENJIEDU



审美视角

与 文本解读

孙中田 孙木函 /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SHENMEISHIJIAO
YU WENBENJIEDU

审美视角

与 文本解读

孙中田 孙木函 /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视角与文本解读/孙中田,孙木函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8

(学术文库)ISBN 978 - 7 - 80702 - 554 - 2

I. 审... II. ①孙...②孙... III. 审美分析 IV. B83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533 号

	Shenmei Shijiao yu Wenben Jiedu
书 名	审 美 视 角 与 文 本 解 读
作 者	孙中田 孙木函
责任编辑	周海英 袁一鸣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 jlws. com. cn
印 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10mm 16 开
印 张	13. 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02 - 554 - 2
定 价	38.00 元

目录

引论	1
1.文学史的品格	9
2.审美价值的定位与历史变异	27
3.阐释学与接受美学	54
4.宏观审视与微观探索	61
5.思辨意识的强化与方法论的多元参照	88
6.心理学发展的匆促扫描	96
7.精神分析心理学派与文学批评	102
8.分析心理学与文学批评	116
9.格式塔心理学与文学批评	124
10.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144
11.巴赫金和他的对话理论	160
12.文学史与文献学	183
13.审美视角与文本解读参考文献	199
14.后记	205

引论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初,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过去,新的世纪正阔步来临。这是一个文化科学空前发展的时代;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一个人类逐步向自由王国竞进的时代。

这个时代富于诱人的魅力,同时也给人以种种困惑和挑战。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技术发展似乎以几何级数在增长”。从前认为只属于科学幻想作家的领域,一个的突破震撼了公众(例如轨道空间飞行和1986年的月球卫星登陆以及生命科学中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



敦煌莫高窟《伎乐天》部分

发表等等。这态势对于 21 世纪的文化、科学发展来说,更显得逼人。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科学视野一方面向宏大的方面发展;一方面向微观世界、向人类自身竞进。就宇宙空间科学来说,科学家不仅对宇宙诞生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例如说,地球是在 150 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的等等);现在人类已经可以用望远镜观测到 100 亿光年的宇宙;同时也可以利用亿分之一纳米(1 纳米=10 亿分之一米)的微观结构进行医疗工作。与此同时,更对现实问题强化了研究进程。据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设计:2000 年将在月球上建筑住房和种植作物,2002 年建成科学实验基地,2025 年建月球城市 and 农场,2040 年建成住宅区、种植区、仓库、商店、娱乐场,2050 年人类将大规模移居月球城,估计可达 10 万人。目前看来,这设计可能有些过分乐观,但可见其前瞻的欲望。现在,我们举国上下,正在谈论着神五、神六的“神话”。英雄杨利伟这样告诉我们:他“透过飞船的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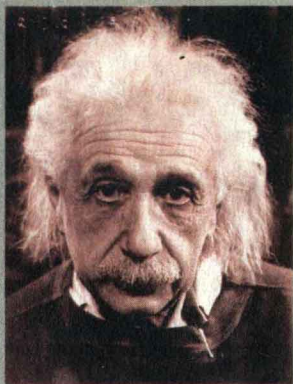
窗看外边的景色,浩瀚的宇宙就是一片深邃、壮观的黑色背景,明亮、夺目的地球就显得非常迷人,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丽和震撼,特别是飞船行经祖国上空时,你会由衷地感到祖国的伟大”。在生命科学中,人本身的研究则成为 21 世纪的关注重点。据医学科学家预言,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机体器官,除人的大脑外,将全部可以移植。生命科学推定,由于遗传基因的启动和调控的研究,人的某些器官损坏了,将启动它的基因,使其重新生长起来。这一切像神话一样构成迷人的历史预言。随之而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个美国的邪教组织已于 2002 年 12 月 26 日将克隆人夏娃生产出来了。就此来说,日本国会于 2000 年的 12 月 1 日立法要禁止克隆人,否则将处以十年以下的徒刑或处以 1000 万元的罚款的决定,已经成为历史了。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信息社会时代的到来,超级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时在信



息网络中,每个家庭,每个工作岗位,每个在世界上活动的人,都被联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单位、学校、图书馆、研究所、商店,以及各种服务单位,构成多元的整体,许多事情都会呈现出共时的态势。我国运动员在悉尼升起的五星红旗,在国内和他们的家人,会同时分享到快乐。2008年奥运会的申报和通过,北京及全国的庆贺都是同步的。信息量的迅速传递与转换,划时代的科技的重大突破,必然引起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思维方式规范着思维活动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它自然地涵盖着观念和方法。

人们说,军无定势,水无定形,文无定法。这是否就是对方法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呢?否。在我看来,它所否定的是“定法”,就是用固定的方法,或称之为模式来套用一切。它的正题应该是,不同的作品(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提倡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此,爱因斯坦(1879—1955)有这样一个公式: $A=X+Y+Z$ 。其中的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努力,Y表示正确的方法;Z指的是少说空话。可见事业的成功,除了艰苦奋斗以外,



爱因斯坦



蔡元培



胡适

正确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同样如此。当目标明确之后,方法论便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作为历史,如今距“五四”新文学开启的时代已经 80 多年了,然而许多事迹,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就方法论来说,蔡元培先生的轶事,便使人难以忘怀。据说他为了说明方法论的重要,曾讲述一个吕洞宾的故事^①。他说,吕洞宾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苦的人;但穷人不要。问他们为什么不要金子? 他们的回答是:要吕洞宾的那个手指头,因为它可以点出无数的金子,可见方法的重要。如果认为这个故事仅仅是名人轶事,有失真切,那么胡适对于方法论的重视,却是为历史所记载的。据有人统计,胡适一生谈到所谓“科学方法”的文章,总数约在百万言以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便是他治学方法的名言。

现代诗人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则说:“竹头木屑,牛溲马勃,运用得法,可成为诗。否则仍是一堆弃之不足惜的废物。罗

绮锦绣,贝玉金珠,运用得法,亦可成为诗,否则还是一些徒炫眼目的不成器的杂碎。”他“批评别人的诗说:‘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是一种不成理之论。问题不在于拆碎下来成不成片段,却是在搭起来是不是一座七宝楼台”^②。这里是谈的创作问题,实际上也是方法问题。“五四”时期的作家与学人如此;当代的作家与学人也是如此。例如,洪峰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想理论书给我的最大帮助就是他教会了我许多方法。其中的许多观点虽已忘记,但它有许多方法,这种方法对创作的构成我想是有帮助的”^③。这就可见,无论理论和创作,都有方法的问题。

自然,方法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例如,元理论层面、多元交叉层面、实证的层面等等。

首先是元理论层面。我们知道,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兴起了一门新的科学,它是对科学与哲学的反思的结晶,因而被称为“元科学”。此后这一观念和 method 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科



学领域。于是元数学、元物理学、元语言学、元伦理学等系列的“元”科学性质的新兴学科便涌现出来。这里沿用的便是它的自身的理论层面。自然,还有一种悬置很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世界万物是异常纷繁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④。因此,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规律就显得十分切要。哲学的本意不仅在于提供一幅世界的图景,而且是经由这种图景展示一种思维方式。所谓世界观,实际就是“观世界”。

其次是多元交叉层面。这是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结果。感谢 20 世纪的历史,给予文学,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批评以过多的青睐。有人说,如果说十九世纪是创作的,那么二十世纪便让位给文学理论了。韦勒克在谈到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时也曾说:“18、19 世纪曾被人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20 世纪才最有资

格享有这一称号。”^⑤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更迭是经历过现代、后现代、后现代之后的三个阶段的。即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垄断资本主义到跨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所引发的文化现象。不过在西方,这种文化思潮,大抵是在“各领风骚三五年”中演化的。但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则一时之间,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叙事学、神话—原型学说、文艺生态学等,一股脑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构成众声喧哗的局面。诸多学科互相渗透,形成许多边缘学科。批评话语的密集和出新,正导源于时代的人文科学的巨变。这是一个话语产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理论反思的时代。特别是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更加强化了它的速度。这些既给文学的历史的发展以新的机遇,也时时给它以新的挑战。

美国过去的信息公路每秒钟通过的数据量大抵是十几万比特,到 2000 年则把信息量提高到 5000 倍,从十几万提高到

几亿比特,也就是几千本书的信息量。有人计算过,用过去的计算机网络传输 33 卷《大布列颠百科全书》需要 13 小时;而目前的“信息高速公路”只需 47 秒即可^⑥。信息量的迅速传递与转换,意味着知识的不断更新和转化。据英国预测学家詹姆斯·马丁的测定:19 世纪人类知识是每 50 年翻一番;20 世纪初则每 10 年翻一番;20 世纪 70 年代则每 3 年翻一番。正是如此,曾引起所谓知识爆炸的恐慌。就当今世界的信息统计,平均每天发表的论文约为 1.3—1.4 万篇,这意味着每 6 秒种左右就有一篇论文面世,所以有人说,今天一个科学工作者即使是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也只能阅读本专业全部出版物的 5%。如此,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他所学的知识会有 50% 进入陈旧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从方法论到基础知识的累积中,武装自己。多元交叉的信息,正可以充实文学、文学史的研究需要。

自然,上述的统计,大抵限于量化分析的范畴。美国学者

普赖斯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人类知识总量在剧烈增长的同时,“质的方面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知识爆炸”的定量统计和数学外推,并未对质量进行测定。事实上在科学发展中,量与质的关系呈现的则是金字塔结构。据美国科学家朱克曼的调查,其结果是:每 100 万文件资料中,值得查一查的只有 3 万件;值得认真读的只有千余件;值得仔细读的只有百余件,其中经典性的文件只有 10 件。在一万件的科学文献中只有几件是头等重要的。这样一来,知识分子是否会轻松了呢?否。应该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恰恰进入了两难的境地。这种金字塔的结构,恰恰是需要知识者放开目光认真加以梳理,沙里淘金,同化整合。而这,不仅需要明敏的思维,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

再次是实证的层面。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功。失此将成为空中楼阁,沙中之塔。科学家认为,史实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空气,离开它就永远腾飞不起



来。所以胡适说,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大胆假设,然而决不可以无证据推论。对此,我们也将专章加以探讨。这三个层面之间,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

大体说来,史料可以分为书面的、出土的和口头的。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说:“所谓史料,即人称之为‘历史生活’的一切文字记录或口头传说。文字记录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口头传说则全是民间的。考古发掘所得,属于文字记录之类。新出土的材料可以审核或补充从古相传的文字记载,可以订正文字记载的错误;然而理论认为出土的古器物上的图画或文字的史料性也并非绝对可靠的。制作器物的是私人(而且属于统治阶级的占绝对多数),他的主观意图不能不在器物的文字中乃至图画上反映出来。至于墓碑、私家传记等等,其可靠性是相对的,有时竟很不可靠,这就要对个别事物作严格的鉴定,不可一概而论了。”^①总之,史料的

考释,也是一个颇为细致的问题。

①吕洞宾,名岩。据说唐代曾为进士,后来成为道家始祖。

②《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87页。

③《作家》,1999年3期。

④《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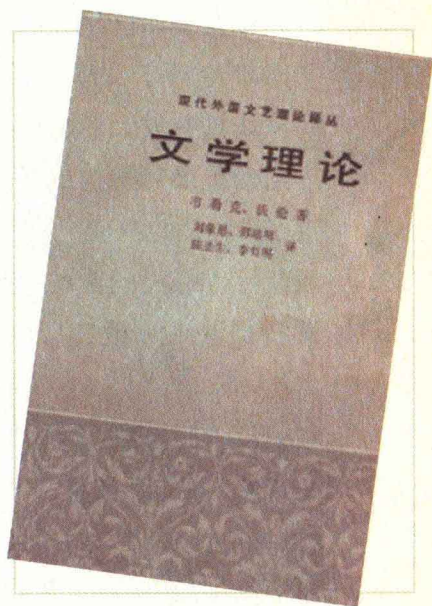
⑤《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6页。

⑥《信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科学时代》,1999年第1期。

⑦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1. 文学史的品格

文学史的建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向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有人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是文学本体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以文学为纽带构成一个互有区别，互相补充，互相联结的态势。有人试图将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隔离开来，认为“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而文学批评则宣示甲优于乙”。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认为这是不妥帖的。他们认



为：“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文学史中简直没有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与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中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这就是在千百万本书或事件中何以要选出这一本或这一事件来论述和判断。”^①但是，它们之间毕竟有所区别。一般说来，文学理论对于文学作品和历史的演化具有较大的超越性，具有理论的思辨和探讨的品格。注重于“文学的原理、文学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而文学批评则侧重于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与赏鉴；文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总览全貌，通观历史流变的态势，而且要在文学历史的发展中，梳理其固有的规律。它不仅要前瞻后顾，并且要通观博识。要科学、公允、稳适，博采



闻一多

兼容，使主客体统一起来，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同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并无万里的鸿沟，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互相渗透，在互补中发展着。

文学史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身分。是文学与历史的有机结合。就史学来说，它以文学而显示出自我的特性；就文学来说，又以历史而与文学批评或创作界分开来。不过它们之间，“非‘文学’与‘史’之混合，乃是化合”（闻一多语）。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整体。

自然，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



不容忽视的。法国文学史家朗松说：历史学家面对一些材料，努力估量资料中有多少个人成份，以便将之排除。同样面对圣西门，历史学家在引用他的一些证词时，努力将其中的圣西门的东西删去。人们说历史感就是差别感。历史学家在一般事实之间探索差别。文学则在人与人之间探索差别。文学史家希望确定个人的独到之处，也就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无法类比的现象。历史学家则努力在历史学中：(1)提供全面的概念；(2)提供必然的概念。它所努力的是完整的叙述和科学的分析。不过历史虽然包容万象，却不如文学直观。文学是在直观具象中深邃远陈，乃至达到哲理的境域。因此，文学与历史是在互补中寻求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文本自然成为文学史注意的中心。因为作品的情感力量或美学力量正系于这些个人成份，显示着作家的成就和风格特征。不仅如此，独创性的作家大多在他们身上，既负载着历史的积淀又融汇着当代的文化意蕴。朗松认

为在作家身上有“四分之三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文学史不仅要研究延伸在他们身上的过去，渗透到他们身上的现在；同时要寻求、研究真正属于他们个人的东西，把它们确定下来。正是如此，文学史才对作家的文学生活与社会活动中的影响进行跟踪。研究产生杰作的一些史实、文学类型、文学思潮和情感状态。应该注意的是，一切伟大作家的独创性，并于这种独创性中，凝聚着时代或一个群体的生命。文学史家，应该努力寻求在伟大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和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的思想情感，乃至人类的审美取向。总之文学史家，应该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形成自我焦点：一方面寻求作家的个性，揭示出他的风格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又要把作家及其作品，放到形成艺术的氛围之中，将作家视为某一群体的代表。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就很注重个人与时代与整个文化氛围的关系。他说：艺术家连同他们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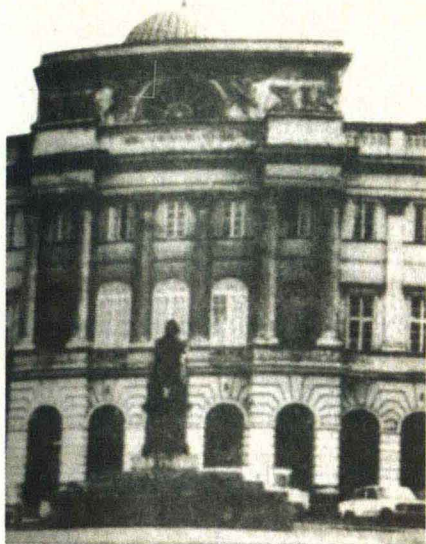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插图

术家所在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如韦白斯忒、福特、玛星球、本·琼生、马洛、弗来契、菩蒙，都用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感情写作^②。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他说，看莎士比亚就像看瑞士的群山。如果把瑞士的白峰移植到纽伦堡的大草原中间，我们会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对它的高大所感受的惊奇。不过，如果到白峰的伟大家乡去看它，如果穿过它周围的群峰如少女峰、玫瑰峰去看它，那么白峰当然还是很高的，可是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③。像这样的事例，在文



化科学发展中是比比皆是的。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是大家首肯的。(他的六卷本的《天体运行论》《论天球的旋转》出版于1543年。据说这部巨著到他的床前时,已是他的弥留之际,他只用颤抖的手,摸抚一下这本书,就与世长辞了。)但是,这部被称为近代科学革命的著作,与他在波兰著名学府克拉科夫大学,有很好的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他的启蒙老师鲁泽夫斯基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这所学校里,他便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到了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又受到波伦亚大学的天文学家德·诺瓦拉的影响,从此他开始构思关于新宇宙的体系。从相悖的方面说,费尔巴哈在埃尔兰根大学任教时,著述甚丰。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给予神学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后来他被辞退,隐居乡里,离开了科学文化中心,因而学术活动陷于封闭状态。也许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使得丹纳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



哥白尼纪念碑

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

这种情况,同样可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现象。例如,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在第一次造访罗素时,就显出自己的才智。罗素在他的书信档案中写道:“徐先生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一个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

当时他还是一个剑桥大学的非注册生,而且是学政治经济的。整天和地租、利润、利息打交道。不过,当他和汉学家狄更生,画家傅来义,小说家威尔斯,